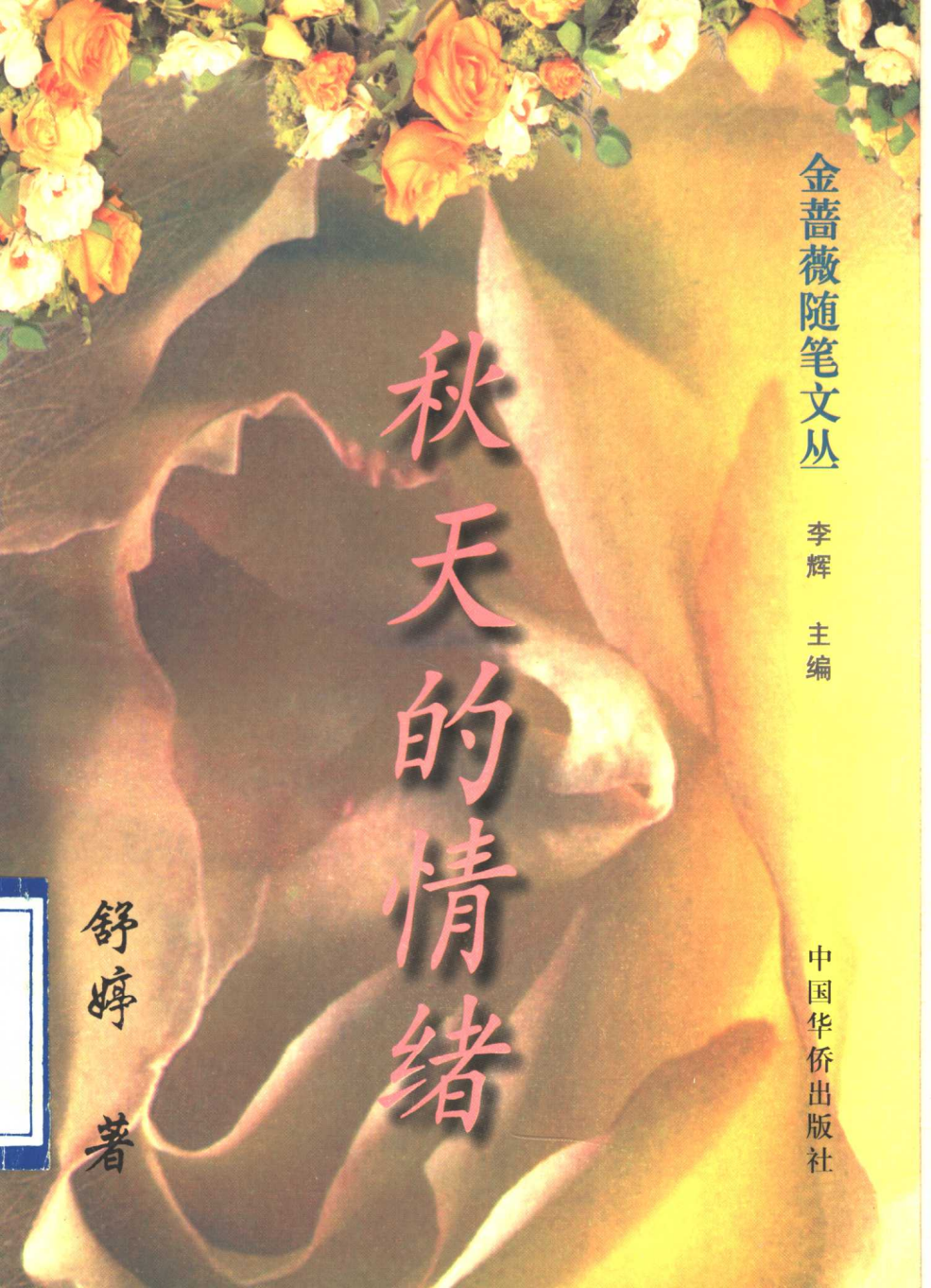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秋天的情绪

舒婷 著

李辉 主编

秋天的情绪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 / 李辉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ISBN7-80120-019-5

I. 金… II. 李… / III. 随笔—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第 05350 号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编者 / 李辉

责任编辑 / 邵勉力

封面设计 / 程全盛

版式设计 / 林达

经销 / 新华书店总店

印刷 / 永清县福利胶印厂印刷

开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68.875 字数 / 150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074-884-7/1 · 329 定价: 72.00 元 (全十册)

每册定价: 7.20 元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生体验，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目 录

秋天的情绪	(1)
樱花照	(3)
荒园笔记	(5)
鞋趣	(8)
春深梦浅	(11)
你丢了什么	(13)
因为雨的缘故	(16)
斗酒不过三杯	(19)
民食天地	(23)
情有独钟	(30)
传家之累	(33)
好汤送苦夏	(36)
火柴诗人	(39)
瓷的远行	(42)
“你给我下海去!”	(45)
回到十四岁	(48)

一个人在途中	(52)
鹰潭流落记	(59)
女人本份?	(62)
笔下囚投诉	(65)
搅局	(72)
 惠安男子	 (75)
与你同行	(78)
明月几时有	(85)
有朋自醉乡来	(89)
丽夏不再	(93)
房东与房西们	(100)
“神药”	(108)
 达赉湖畔	 (112)
榴槿国度	(115)
意大利快照	(118)
我在维也纳大街上把自己丢失了	(124)
除却雁荡不是山	(129)
通衢通衢	(135)
 和读者朋友说几句话	 (139)
无憾与有愧	(143)
“洋食”	
——我与外国文学	(147)
天涯何处寻“芳草”	(152)

告别作文.....	(154)
窄巷·活弦.....	(156)
晚菊弥香.....	(159)
散文之小器.....	(163)

秋天的情绪

因为是情绪，所以应是无迹可寻。

或许是缅怀一种逝去。在秋天里像叶子一样飘落的人和事？也可能是由于那飘落的人和事而感觉到秋意森然，又何必翻阅日历，是否已到秋分？

死亡固然辉煌，活着较之愈显凶险暗淡。但生命必有它无可推诿的承担，之重？之轻？皆义无反顾。《托孤救孤》故事里那人说：“活下去难，引颈就义容易。兄弟，让我做这容易的，留下难的给你吧。”在这里，生和死才真像一把火。后人从最后一颗火星中读他们的微笑：死得慷慨无憾，活得悲壮怆然。

死亡的足音旁过，一阵震颤过后我们也常常感到解脱之后骤然的轻松，以及终极的美丽如果真到了很远的地方，是否有快乐的声音传给你，我不知道。我料想，无论这里那里，快乐都是相对而言。

“美丽也是”。

我不惧怕死亡，但我不赞成试验。叶子飘落，就让它飘落吧，树脱去旧衣，它的根还紧紧抓住生之源，它的枝干依

怕不屈不挠，即使在冬雪中。

日落方向嫣红如梦，我们终将向它驰去。在这之前，让我们先完成那最难的生之旅吧。

1988年10月

樱花照

从未见过樱花，但通过文学作品，我对她心仪已久。几年前福建有个著名话剧，就叫《泪血樱花》。想像中它必定是如瓔如珞，那么凄绝，那么哀艳，令人心疼不过。

樱花樱花，让人想起和服女子和碎步，想起木隔子窗和榻榻米，甚至日本清酒和生鱼……

没想到4月来青岛参加《青潮》笔会，晚报主人安排的节目单里竟然有“赏樱”一节，真是难以相信。追问：“是东瀛之花吗？”答：果然是从日本远洋“和汉”而来的。

微雨，中山公园游人如织。远远先见到几株血红的花树，说这是双樱，季节尚早，只是些花骨朵儿，一派天真的稚态里先有了几分怒绽的痛楚。想起家乡厦门，有一种花树，也是红得这般热烈深沉，学名叫朱槿，英国诗人把它叫做“滴血的心”。

不知怎的，突然有些恍惚。

轻云薄雾似的樱花悬浮头顶，团团簇簇，层层叠叠，挤挤挨挨，拼尽生命似地义无反顾，全然无惧春寒料峭。花瓣那么娇嫩那么典雅又那么无邪，我才明白什么叫樱唇。

众人都在拍照，我独悄然蹑足。

忽听微语：“我身旁的这个位置原是留给你的，只是我不敢这样说。”

循声觅迹，哪一株是属于我的花树？疏风所至，落英如雪，都是些樱花心情。

1993年4月22日 青岛

荒园笔记

一

一切生命似乎照常进行。

腊梅不再素描，千盅绿叶都在收集阳光，为冬日的冷艳攒足力量。土壤发出热烘烘的气息，沿盘虬的老藤，窜上葡萄架，琳琳琅琅的绿珠串，坠在纤秀弯曲的耳垂上。枇杷即将黄熟。

鸟巢更深地藏在密叶里。

相思鸟成群外出觅食，羽毛的声音雪茫茫。喜鹊跳到长廊张望，花裙沾着草籽。叫人心紧张的是一大片伸缩无定的阴影，鸟儿在阴影里啄出许多亮点来。

只有猫，每夜在荒园里，婴儿般啼哭。

二

连日高温，孩子黝黑的鼻尖总是沁着细粒汗珠。汽车轮

胎被软溶的柏油路面所缠绵，发出不甘屈就的尖叫。凉席上，汗迹拷供出辗转无眠的夜。

春已垂暮，要难产出什么怪胎来？

树液在柠檬桉银色表皮下凹凸蜿蜒，发出咕嘟咕嘟急促运行的循环之声。一支支草箭怒举炸张，刺猥似地令飞虫无处立足。白粉蝶被驱出作爱，竟拥抱着在水泥地面死去活来。

然后，暴风在子夜来临。

三

巨蹄落下并无先兆。

獠牙长嗥，门窗应声洞开，稿纸书籍立即反叛，飞姿凶险，边缘竟锋利如刀。花瓶倾倒，发出碎裂白亮的声音。

刚落下铁栓，听见老杨桃树的裸枝狂舞，抽打窗棂，叫嚣着它要进来。

在黑暗中进行的践踏无需目击，你把根留在那土壤里了。凡雷电所殛、瞳仁焦烟笔立。

两手相握，枕一夜惊涛。

清晨，以祭扫的心情入园。预想残骸遍地。却被凤凰木抢先一步，硕英如血。

四

薄薄的阳光渐渐浮起，结成百合泪痕。

倒伏的芦苇艰难伸直，枇杷树一夜轻盈许多。鸟儿啄食落果，羽翼一翕一合，稍有虚惊则天如流星，碰疼了蔷薇伤

口。

忽有银弹一曳而过，袅得非常余味。

是第一声蝉鸣，抑或是夏天初次呱呱？

有蝉鸣的地方就有水气，胶成一张透明的凉意，从老榕的伞尖直抵倚墙而笑的石榴。生机无迹可寻却又触手皆是，在皮肤上粼粼波动，欲言犹止。

一切重新开始。

1993 年 5 月

鞋 趣

星期日的海滨浴场，用当地的话形容：稠挤得像插冰棍。有摇大蒲扇趿人字拖鞋从临海各疗养院、大宾馆腆着大肚子而来的离休退休干部；有穿鞋着袜面带风尘衣挟黄沙大喊海水果然是咸的暑期旅游学生；有披鲜艳大浴巾肤色黧黑身材婀娜的本地少女。孩子们撅起屁股掘防空壕堆日光岩尖叫着把沙子扬得一头一脸；白色的排球诱饵似地起落，青年男子柔韧结实的身子弹射空中，犹如活蹦乱跳的鱼。

鼓浪屿环岛都是美丽的浴场，可是人们习惯地挤在西边300米的水域。

越往南走，软装汽水瓶和各式包装纸渐渐减少，走到老碇堡一带，已鲜闻人声。由于不受践踏，沙岸长起一丛丛蒿蓬，犹如长长的睫毛。野花探头探脑。

碇堡年份不长，已有古色。其实不过是上次内战仓皇留下的火力点而已。潮汐、海风和沙滩尽心尽力改造它，饰以牡蛎壳、衣之水藻青苔，雕琢石壁使之斑斓，花纹还吸收现代风格，接近象征派、点彩派、野兽派，“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上半世纪，这碇堡已沧桑得和它毗邻的礁石溶为一体。

退潮时，坐在老碉堡的石坎上望海，据说是背靠历史看人生。这是岛上一位三流哲人说的。这人后来疯了，又发表了许多更深刻的哲学，却再无人传诵。

礁石连亘。浪花其间神出鬼没，立时锋利雪亮起来。

尖峭凶险的兀石上，一支钓鱼杆静静悬着。

沙滩像少女的肌肤一样洁白无瑕。

一双咖啡色的男用塑料凉鞋端端正正搁在沙上。鞋跟磨损很深，明显地倾斜。是个走路落地很重的大高个。鞋口断裂的地方很仔细地热补过了，只是技术不太熟练，补位有些毛糙。紧倚着他的是一只乳黄色皮凉鞋，嵌着金属钉的细高跟踮着，仿佛正在旋舞；另一只女鞋向前冲了半步，一根纤巧的绊带掠开，微微摆动。风要再大些，它就要轻盈地，热切地，优雅地飞走，在海天浪际化为一只修长的啼叫着的水鸟。就在近旁有一双白色的泡沫童鞋，鞋带甚至没有解开，显然是从一双急不可待的小腿蹬下来的。一只翻扣在地，另一只甩得远远，让蒿草爱惜地托在叶尖上。

夕阳眼看就要落入礁阵，一个巨大的伤口，红得令人绝望。最后的晚照从高高的伊拉克蜜枣树的羽叶上淅淅沥沥滴下，被香蕉树的阔叶接住，再往下汨汨深入土壤。

沙隙里因此热气蒸腾。

一只白色的沙蜥从童鞋钻出来，攀上女鞋的拱门似的绊带，恫吓地举起半透明的螯足，与夕阳对峙。片刻，不耐那伟大的沉默，小小沙蜥一道白色的细烟似地没入沙洞不见了。

钓鱼杆依然水平地指向夕阳。

暮了，天光更趋于单纯明净。一天的最后时刻殉道者般